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新殖民主義論之射程

### The Trajectory of Neo-Colonialism

doi:10.6752/JCS.201206\_(14).0012

文化研究, (14),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2012

作者/Author : 西川長夫(Nagao Nishikawa)

頁數/Page : 338-3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新殖民主義論之射程\*

### The Trajectory of Neo-Colonialism

西川長夫

NISHIKAWA Nagao

李珮蓉 翻譯

Pei-Jung Li

#### 一、前言

感謝主辦單位將我的報告題目訂定為「新殖民主義論之射程」<sup>1</sup>。我想建議這個题目的老師應該是考量到先前我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國民國家論之射程》<sup>2</sup>的書籍之故。從那之後已經過了十多年，但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基本上沒有產生怎樣的變化。但我也必須承認，因為這段時間中，時代發生巨大的改變，因此也漸漸修改個人觀察時代的角度。

殖民主義是我現在最關心的課題。從前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以上都遭受過殖民統治。現在，在轉換形態後，一種名為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的新殖民主義則正在統治著地球上大約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區。令人感到相當疑惑的是，即使殖民地或殖民主義被認為是自大航海時代

---

\* 本論文曾由作者在2011年1月6日口頭發表於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由李珮蓉譯為中文，並由藍弘岳加入〈殖民主義之再發現〉一文後，重新編輯而成。又，本文之註釋皆是編者為整理論文及讀者閱讀之方便所加，文中不另加說明。

- 1 在本文中，日文的「植民主義」翻為「殖民主義」，「新植民主義」翻為「新殖民主義」。
- 2 西川長夫，《國民國家論の射程：あるいは「國民」という怪物について》（東京：柏書房，1998）。

以來乃至今日最重要且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本身的深度及廣度卻鮮少被正式列為研究對象，其原因究竟何在？我想原因肯定是出自有個包庇殖民主義，且規模遍及全球的巨大組織。

1960年左右開始，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這個名詞開始廣泛地被大家使用，迦納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 1909-1972)並因此出版了一本名為*Neo-Colonialism*<sup>3</sup>的書籍。但如後述，1960年代新殖民主義論便宣告失敗。然而，對於現代的我們來說，或許可以從這個過程中有所領悟。

首先，在*Neo-Colonialism*出版之前，跟殖民主義相關的理論大多出於宗主國，似乎是宗主國為支配與統治而提出的理論，或說是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相關的理論（如列寧）<sup>4</sup>，而直到新殖民主義論提出之後，才首次由處於被支配掠奪的殖民地一方提出這方面的理論。而新殖民主義論歷經薩澤爾(Aimé Césaire, 1913-2008)、法農(Frantz Omar Fanon, 1925-1961)，以及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 1935-2003)之後，與現在的後殖民理論相連結。又，透過拉丁美洲的從屬理論，與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資本主義論相連結。第二，新殖民主義論對於新興國家獨立後依然處於被支配地位的殖民體制提出批判，也就是對全球化時代提出批判，同時也讓我們知道殖民主義的形變與質變，以及殖民主義概念的轉換。

幾年前我出版一本名為《「新」殖民主義論》<sup>5</sup>的書籍。我非常喜歡這本書的封面圖片，希望大家傳閱時也能留意一下這張圖片。這是拍攝於上海浦東區的照片，照片中的市民、勞工背對著鏡頭，正望著象徵高速成長的上海摩天大樓。事實上，我第一

---

3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1965); 日文版為《新植民主義》(家正治、松井芳郎譯，東京：理論社，1971)。

4 レーニン，《資本主義の最高の段階としての帝國主義》(宇高基輔譯，東京：岩波文庫，1956)。

5 西川長夫，《〈新〉植民主義論：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植民主義を問う》(東京：平凡社，2006)。



圖：《〈新〉植民主義論：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植民主義を問う》封面採用圖片。  
攝影：James Whitlow Delano

次提出以「『新』殖民主義」一詞來討論全球化問題的時間點，正是在我第一次訪問上海的時候。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約一個鐘頭左右的演說之後，我向在場三十多人詢問了相關意見。本以為會遭到大家嚴厲的批判或反駁，但很意外地得到許多正面的回應，這時我才瞭解到，「『新』殖民主義」已是我們現在共通的課題。其後，他們為我們介紹上海市區和周圍地區，為留住當時的美好回憶以及感謝之意，因而選用這張照片作為本書封面。並且在本書的夾書帶寫上「國民國家是殖民主義的再生產裝置」，這也是連結我的「國民國家論」與「『新』殖民主義論」的語彙。

在書名的新字上加上「」符號的理由是為與1960年代的「新殖民主義」作出區別之故，同時也隱含想要承續其批判性格的意圖。這本書的副標題為「探索全球化時代下的殖民主義」，如此副標題所呈現的，其主旨是，在21世紀之後，面對更加險峻的世界現實，我們必須從殖民主義概念轉換的角度來重新檢討殖民主義問題。因此，我的「『新』殖民主義論」是以理解全球化及掌握現狀認知為前提之下所進行的討論。但在進一步討論此問題前，我想先談談「近代」（現代性）<sup>6</sup>與「新殖民主義」的問題。

## 二、「近代」的雙重意義與「文明」

以下的文章中我所使用的「近代」一詞是指從西方國家開始向外擴張的16世紀起到現在這段期間，也就是從長期的角度來定義「近代」。另外，所謂「近代」不可或缺的要素為：資本、國家、國民（民族）、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國族主義及文明（文化）概念等，這

---

6 日語中之「近代」大抵可翻為「現代性」，但一旦翻為「現代性」，「近代」在日本思想史中所具有之深刻複雜的思想史意義又恐將被遮蔽。相較於「近代」在日本思想史具特殊意義，在日語語境中討論「現代性」問題時，常將之譯為「モダニティ」(modernity)。

些全部都與殖民主義有緊密的關係，也可說是殖民主義的變因。針對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的相關性，無須多做說明，但國家依然發揮其作為殖民主義再生產裝置的功用。只要稍微瞭解一下軍隊、學校、家庭等國家裝置的功能後，便能輕易理解此道理。

首先，對於國家，或許人人有不同看法。不過，我認為國民國家這個近代統治系統之存在目的是，為在全球性國家系統中保有其優越的支配地位，以及持續拓展國家領土。國家係指在特定的領土內，獨占能夠行使暴力的人類組織，這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對「國家」所下的定義。而作為國家體制下主要機構之軍隊則可以在戰爭名義之下，公然進行殺人行為。試問，在以往的人類歷史上，是否存在從不發動戰爭，或者從未侵犯他國國境的國家？

另一個重要的國家裝置是學校，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即使我們不去討論「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所編輯的歷史教科書，僅從世界各國的歷史教科書來加以比較觀察，我們便能瞭解到不論是那一國的教科書，當中皆充滿了自我本位的國族主義思想。不論是右派或是左派，亦不論以前或是現在，學校教育的意識形態都是以「愛國」為中心。

同樣也是構成國家重要裝置的家庭概念又是如何？現在仍活躍於螢光幕前的某位知名藝人曾寫過一個故事，故事中的媽媽將逃兵的兒子交給憲兵隊。對於了解戰時家庭所面臨狀況的人來說，這是不難理解的狀況。坂口安吾(1906-1955)在戰爭結束後，回顧戰爭中發生的狀況後指出，在國家秩序當中，家庭制度是導致戰爭發動的基層部分，並且他在細數家庭所帶來的諸多弊害之後，最後提出單一國家論點，以及尋求能替代家庭制度的新秩序論說（〈戰爭論〉<sup>7</sup>）。時至今日，從在日外國人的角度，尤其是在日韓國朝鮮人的角度來思考的話，日本的家庭依然可說是造成人種偏見，以及培養殖民主義的溫床。

其實，西洋向外擴張的「近代」起源自一股野蠻的、令人恐懼

---

7 收錄於《坂口安吾全集7》（東京：筑摩書房，1998）。

airiti

的暴力。例如透過對新世界及舊世界人民的侵略、掠奪、殺戮、動武等方式，進行統治及壓抑、欺瞞及壓榨等的暴力。並且當世界四分之三皆淪落為殖民地時，即使面臨嚴峻的狀況，殖民主義卻依然能以炫目、充滿魅力的外貌呈現在世人面前。這裡所謂炫目的外貌是指，文明及科學、都市、藝術、宗教，以及革命和人權及民主主義、人權主義等等，或者我們還能加上自由、平等、友愛等標語。

我們應多留意在此所提到關於「近代」的雙重意義。「近代」的輝煌面事實上是與充滿戰爭、統治或是各種歧視、壓抑等黑暗面緊密連結。我並不打算完全否定「近代」所展現出的那種輝煌魅力。但在那光輝表面下究竟隱藏了什麼？或者以怎樣的方式進行隱藏？我想應該要好好留意這些問題。隱藏的方式應可簡單分為兩種。一種是不但不遮掩，反而透過大力宣傳、彰顯的方式來隱藏其中悲慘的狀況及本質。由國家所發動的戰爭便是這種隱藏方法的最好例子。少年時期從收音機傳來大本營發布消息的那種聲調，到現在依然迴盪在我的耳裡。若舉最近的例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小布希(George Bush)發表的戰爭聲明，應該就能夠理解。

另一種隱藏的方法則是，以大家理應瞭解的方式處理，刻意不特別提及，而將問題壓抑在大家的意識之下。最好的例子就是人種偏見及殖民主義的隱藏，一般而言，抱持著歧視他人心態的人們往往不容易自我察覺到該歧視心態的存在。或者，即使人們自己察覺到那樣的心態，卻也很難從自我的思考、感受或生理反應來從中排除已內化的殖民主義。殖民主義不僅影響政治、經濟層面，也與我們對於食物的喜好，或是厭惡某些味道的感覺相關連。

毋庸置疑，「近代」的輝煌面能夠提供某些程度的幫助，以便隱藏「近代」的黑暗面。這件事情我們也能從分析那些輝煌要素來加以理解。以人權為例，從歷史上，吾人可知高舉人權的先進國家，也就是舊宗主國，在〈人權宣言〉之後，卻依然持續保有殖民地以及奴隸制度。宗主國開始考量到殖民地人權問題的時間點，應該是殖民地獨立之後的事了。而若沒有原住民們漫長的抗爭歷史，則人權的適用範

圍不會廣及至原住民身上。何況所謂先進國家中的人民，也並非全體都受到人權保障。即使不以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為例，我們也可以確知在人權大旗之下，還存在許多人權遭到漠視的狀況。

接著，我想以「文明」的概念作為另一個例子進行討論。「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在18世紀後期，而「文明」這個詞彙出現的時間點，正好與國民國家的形成時期相重疊，成為近代國民國家發展的方向與目標<sup>8</sup>。這種發展並非僅局限於歐美國家內，就連以近代化及國民國家的創造為目標的後進開發國家也出現相同的狀況。近代中國所發起的「文明運動」，對我們而言依然記憶猶新。在近代的西歐，「文明」成為大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而其中包含了人類的進步、幸福，以及自由、平等觀念。但同時，這個概念也隱藏了與野蠻概念相對的教化、致富、開發，甚至是異族統治，進而朝帝國邁進，最終形成殖民化及獲取殖民地的慾望。

所以，「文明化使命」成為統治殖民地時的共通暗號，也成為將邪惡哄騙成正義的說服用語，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後，為從這種迷思中覺醒過來，我們需要借用馬提尼克島詩人薩澤爾的以下這段文字：

殖民化是如何使殖民地統治者越來越非文明化，痴呆化 / 野獸化，使他們的品行墮落，並喚醒其原本隱藏起來的各種本能、貪念、暴力、人種上的仇視、倫理上的雙重性，我們必須從這裡開始進行反思。<sup>9</sup>

雖然，早在半世紀以前薩澤爾就提出這樣的看法，但幾乎沒有傳進舊宗主國的人民耳中。特別是日本，對擁有殖民地、殖民他國人民以及如何使宗主國的人民變得無用、墮落的這些事情，日本的知識分子以及一般國民並未理解到其嚴重性。或者，應該說他們並不想去理解。我想日本的近代史也沒有完整清楚地描繪此事。

總之，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從前在「文明化使命」的大旗之下所進

---

8 關於「文明」、「文化」等概念的問題，請參閱西川長夫，《國境的越え方：國民國家論序說（增補版）》（東京：平凡社，2001），第四章。

9 エメ・セゼール，《歸郷ノート：植民地主義論》（砂野幸稔譯，東京：平凡社，1997）。

行的殖民侵略，或是納粹的文化概念、日本文化論等，便能充分地瞭解這個部分。「文明」概念隱藏建立帝國的慾望。從前日本帝國高舉「文明化使命」大旗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並且強行併吞朝鮮。美國的小布希政權也以相同的口號，介入伊拉克與阿富汗，這件事情依然記憶猶新。這些狀況一直持續到現在，揭示了研究新殖民主義的必要性，同時也告訴我們此一課題為何一直被視為是禁忌的理由。

### 三、殖民地的獨立與「新殖民主義」

然而，隱藏殖民主義的壓力未必只在舊宗主國內產生作用。我們必須承認，在殖民地或者獨立之後的舊殖民地之中也存有同樣的壓力。這是一個複雜且嚴重的問題。殖民統治改變了當地居民和那塊土地。並且在許多狀況中，這個變化是無法違逆的。我一直認為，謝罪或補償皆無法彌補殖民統治所該擔負的責任。我們大部分刻意避開舊宗主國的殖民研究者，而透過來自舊殖民地的革命家、作家們來理解殖民問題，尤其，我們試著透過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居民們來尋求理解。然而，處於被殖民的狀況下，他們往往也被剝奪了對於殖民地的認識。或者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情況定義為：處於受殖民統治的狀況。

例如，法農所提及的「黑皮膚·白面具」問題<sup>10</sup>。他在此書的開端，便援引薩澤爾在《殖民地主義論》的一段文章，來作為該書起始的題詞。「我所訴說的，是數以百萬被巧妙地灌輸了恐懼、自卑情結、戰慄、屈膝、絕望、奴才態度的人」。而這裡所敘述的正是受殖民統治的狀況。但是，在這邊為何薩澤爾可以代替殖民地的數百萬人，並以那般優美的法語來訴說他們身處的狀況？（我們也能將此疑問拿來詢問同樣來自馬提尼克島，並且也是薩澤爾學生的法農）。簡而答之，這是因為他們兩人都內化殖民本國（法國）的教育與價值觀

---

10 フランツ・ファノン，《黒い皮膚・白い仮面》（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

之故。這應該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共通矛盾之處。更廣義地來說，這是以獨立為目標的殖民地上所存有之矛盾。

這種矛盾會在殖民地達成獨立目標時，大規模地呈現出來。究竟原本獨立所指為何？若那是意味擺脫他國統治，成立新的國民國家的話，那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接納了構成近代世界系統的共通價值觀。

「獨立」這個概念本身與「國民」、「民族」相同，都是近代西歐的產物，藉以支持近代西歐的主要概念。到此，我似乎能夠理解接受法國理念後的薩澤爾為何會那樣堅持自己的「黑人性」(negritude)。若是失去這點堅持，他說不定會在近代西歐價值觀中隨波逐流。

若獨立帶有西歐國民國家形成的意涵與色彩，那麼如此的獨立也只是殖民地遺留下的另一種制度罷了。再者，獨立這個語彙之中，具有隱藏殘存下來的自發性殖民主義，或是他人強加的殖民主義功用，這點應該是不容置疑的。二次大戰之後，那些領導國家成功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的第三世界新興國家指導者們應該也意識到這個悖論。就算不是如此，我想他們應該也不需花費太多時間，便能從獨立的幻想中覺醒過來。這裡所提到對當時殖民主義下的舊殖民地重新認識，是指1960年前後，所謂「新殖民主義」這個用語所指涉的狀況，對此日本也曾經引發一連串熱烈的討論，只是現在，大家幾乎都遺忘了。

1955年的萬隆會議（亞非會議）開幕演講時，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指出「非古典型態新殖民主義」的存在，一般認為這是開啓「新殖民地義」討論的契機。在這之後，在好幾次的亞非會議中，也提出了相關的宣示說明。在這邊我要援引迦納總統恩克魯瑪的《新殖民主義》序論中的一段文章，因為這或許是「新殖民主義」相關論述中，思維最具深度，也最正確的一篇文章。恩克魯說：

在新殖民主義影響之下，國家在理論上是居於獨立地位，並且也擁有國際法與主權理論所要求的外部要件，但在現實層面上，例如經濟體制或政治政策方面，仍接受來自外部的指揮，這就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指揮的方法與型態會以各種不同樣態呈現。例如，在極端的狀況中，帝國主義的軍隊直接駐紮在新獨立國家的領域之內，並支配該國政府。然而，大多數的情況，新殖民主義的支配大多是透過經濟層面，或是金融層面的手段來進行。

身處21世紀的我們，在目擊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紛爭中所進行的干涉狀況後，應該更能感受到這段文字的真實性。但是，在此我必須趕緊附加說明的是，出席亞非會議的那些指導者們，最後並未實踐他們當初的想法。現在，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不都是接受了國民國家與資本主義，這些早已存在於近代西歐國家中的各種制度下的啓蒙式「獨立」，或者開發獨裁式「獨立」？從殖民主義解放出來的「獨立」國家也無法保證不會以殖民主義般的方式去對待其他國家與其國民，或者自己國家的邊緣地區。我們可以從現今的世界政治現實狀況當中充分理解這件事情。

#### 四、全球化與「『新』殖民主義」

接下來，我想對於殖民主義概念的轉變進行說明。原本成功地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新興國家，其所面對的難題本質正好可以用「非古典型態的新殖民主義」的用詞來加以貼切地說明，而該用詞也同時呈現了今後殖民主義的轉變。此外，它也預言了在全球化之下我們所將面臨的現實狀況。我稱其為「無殖民地的殖民主義」<sup>11</sup>，這也可說是第二殖民主義的出現。我們已經不能以從前那種以占領殖民地為前提的殖民主義定義來理解現代全球化之下的殖民主義，因為那樣的認知反而會導致隱匿殖民主義存在的結果。與其以殖民主義的研究來理解全球化內部所內藏的殖民主義，倒不如透過對於9/11事件後美國和其同盟國是如何干涉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如何應付之後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恐慌的認識，反而能更容易理解問題所在。

在這裡，理應說明我個人對於全球化的想法，但由於我在之前發表的數篇文章中已經提過，加上篇幅有限，因此請容許我在此省略不提<sup>12</sup>。但是，在此我希望能對於其中一點進行補充說明。我在先前的

---

11 西川長夫，《〈新〉植民主義論：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植民主義を問う》，頁50。

12 與此相關的最新文章歸納整理在《グローバル化と植民主義》

文章中提過，我認為大航海時代的「長期近代」概念，可以說完全與全球化是具備相同的意涵。當我們能意識到自己已走到某一時代的終點時，這就表示我們能夠查覺某一時代的連續性及分斷性。不過，我們必須停止去敘述有關時代的終結與未來。因為在我的歷史觀中，歷史應該是充滿偶然和驚詫。

「無殖民地的殖民主義」這個語彙或許揭露出另外一個重要的對象，那就是近代歷史中所出現被稱為「國內殖民地」或「內國殖民地」的事實。關於這個用語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兩種說法。一個是牽涉到明治政府的殖民政策，在北海道出現了像殖民地或內國殖民地這些用語，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最先萌芽的地區所產生的語彙。另外一種說法是，這些語彙源自於1960年代後期的美國都會中心地區，當那些從事公民運動的黑人、西班牙後裔或是居住在邊緣地區的美洲原住民們，痛切地發現自己似乎再次被迫處在殖民統治狀況時，因而提出了這些用語。因為英文是「internal colonialism」，所以一般翻譯為內部殖民主義，或是對內殖民主義，對於這個具有特殊意涵的語詞，我想在以下進行論述分析。

一般認為，古典殖民主義係以位於遙遠海外的殖民地之存在作為前提，而國族主義的前提亦認為，殖民地或是殖民主義不可能存在於獨立國家的內部。也因此，這樣的認識導致我們無法察覺存在於國家內部的殖民統治狀態，其中包含了掠奪、壓迫及差別歧視等。此時，「國內殖民地」這個用語正好消除了人們對於殖民主義的偏見，讓我們重新發現並正視國內（或是內部的）殖民主義所進行的殖民狀態。在此，我並不打算進一步討論車臣、西藏，或是美國西部的歷史。而且我想也不需要再針對「帝國」這個概念進行討論。不論是少數的大國或是多數的小國，只要其國內存在各種形式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或是核心與邊緣的結構，那麼國內殖民地的存在或有可能成為國民國家中普遍可見的現象。

---

（西川長夫、高橋秀壽編，京都：人文書院，2009）一書當中，請參閱。

再者，從傳統以定居為前提的社會，轉變為充滿移動、跨境、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或許我們能夠從中預見許多未來社會的某種可能性。但是，全球化時代下的行動與價值觀，也會受制於全球性新舊層層交錯的殖民主義結構與意識形態。此外全球社會的上層部分，也就是菁英員工或是具備技術能力者、研究者們，在他們能夠越過國境，自由拓展活動領域的同時，位居低下階層的男女移民勞工們卻必須在十分險惡的環境條件下工作謀生，他們處境的惡劣甚至可讓我們聯想到奴隸制度，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部分<sup>13</sup>。

最後，為瞭解目前的狀態，本文索性將這些現象暫時定義為「核心部分對邊緣地區的支配及壓榨」，我想這是相當粗糙的定義。但諸如兩極化狀況的惡化、格差社會、文明與野蠻、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恐怖組織等二分化的說法正顯現出古典殖民地概念所隱藏之內涵。

## 五、代結論

在以上論述之後，我想差不多該整理出一個結論。簡單地來說，結論之一就是，為對於構成「近代」主要要素的殖民主義進行研究，我們必須對「近代」一詞重新加以思考，並且徹底深思。但是，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以下的悲觀預測：對於殖民地問題的考察總是階段性，我們這個世代應該無法到達獲得定論的階段。只要我們是生活在「近代」這個時代內，殖民主義會在所有狀況下，所有的次元內中與我們產生關連性，我們無法與殖民主義分離。殖民主義存在於國家及社會的任何部分或組織之中，並且持續發揮其作用。同時，殖民主義也內藏於個人的身體中，或者會從內部開始成長，有時我們與他人的對應中便會出現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這樣的殖民主義色彩可能潛藏於我們對他人的眼光之中或是對他人所行使的暴力之中。而且，殖民

---

13 西川長夫，《〈新〉植民主義論：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植民主義を問う》，頁45-57。另外，本專題收錄之伊豫谷教授〈從世界城市到全球城市〉與此點相關，請參閱。

主義也可能寄生於性別歧視、身分差異、貧富、階級、體能差異之中。姑且不論國際社會中的角力關係，殖民主義會隨著我們在社會或各種集團中地位的改變而轉變其型態，甚至隱沒其姿態。

我想很少有一個研究領域像殖民問題研究這般，要求其研究者必須明確表明其研究立場。並且，也應該很少研究會像殖民問題研究這樣，相當受到時代意識形態影響。殖民問題研究的成果並不罕見，或者我們應該說最近幾年開始出現許多這方面的研究。但是在尚未思索自己的立場定位之前，研究者就欣喜地滿足於其所累積的實證研究成果，對於這樣的情形我感到困惑且不知該如何回應。反過來說，或許他們是刻意閉上眼睛，不願面對存在於自己內部的殖民主義，反而致力於對外強調殖民主義的不正義與迫害狀況。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些自以為站在正義那一方的研究者們？

我想說的是，每個人都有可能以其各自不同的契機、不同的路徑與各式各樣的方法來理解殖民問題。因為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方法，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各種不同的作法。我自己所遭遇的狀況是，我在戰時的朝鮮、滿州等日本殖民地中度過童年時期。日本戰敗之後，經過將近一年的居留，我和家人才從北韓逃出，越過38度線，以遣返歸國者的身分回到日本（當時確實為11歲）。回到日本之後，面對處於殖民狀況下的日本，內心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不過，更加令我感到震驚的是，包括自己的同學在內，當時的日本人居然都未察覺到當時的日本就是處於被殖民狀況的這個事實。看到一群追跑在吉普車後頭，叫著give me chocolate的小孩時，我感受到一股屈辱感。雖然，我也想要拿到巧克力或是口香糖。這些情緒似乎像是一種精神創傷那樣留在心底。在朝鮮、滿州生活時，一個從未意識過殖民地問題的少年，回到那般狀況下的日本後，才重新開始理解到，原來自己年幼時期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殖民地。從彼時到此時，已過一段漫長歲月，但是對我來說，殖民地與殖民主義依然是不容易理解的概念，若要徹底理解的話，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才可能。

最後，補充說明一下為何在現今這個時間點我們還需要討論殖民主義。2010年是日韓合併100周年，因此，那年幾乎可說是在戰後，

殖民主義最常被提及的一年。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深究殖民主義的根本性結構，或者不去探討自己與該結構之間所存在的關連性，而僅專注在「責任」、「補償」、「謝罪」，或者是「國際法違反」的討論上，這反而將使得至今依舊存在的殖民主義得以隱蔽不見！